

# 皇家学苑 II

玄色作品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皇家学苑<sup>II</sup>

❧ 玄色 作品 ❧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家学苑. 2 / 玄色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61-0503-8

I. ①皇…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8598号

## 皇家学苑II

---

著 者 玄 色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执行策划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夏新军 丁 文

特约编辑 颜小玩

装帧设计 小 乔

内文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503-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  
CONTENTS  
录

- 001. 第一章 吵架伤感情，我们和好吧！
- 008. 第二章 小男孩四号，阴阳异色瞳
- 013. 第三章 阿布是谁啊？是狼还是狗？
- 020. 第四章 精忠要报国，神谕有启示
- 026. 第五章 错别字误事，变戏法露馅
- 032. 第六章 打架？那是家常便饭！
- 038. 第七章 投降？那是万不得已！
- 046. 第八章 春日游后山，寻人捉迷藏
- 052. 第九章 杀手：你是谁？
- 058. 第十章 公主：开玩笑！
- 063. 第十一章 谁都别去说，别打草惊蛇
- 069. 第十二章 抢人啊抢人！我就是抢！
- 075. 第十三章 病、有病、传染的病
- 081. 第十四章 墙、石墙、成长之墙
- 089. 第十五章 一个桃果两个人
- 095. 第十六章 一双眼睛一棵树
- 103. 第十七章 双胞胎小姑娘闪亮登场！
- 109. 第十八章 牙痛不痛啊？你去问牙吧！
- 115. 第十九章 荡秋千和玩道具
- 121. 第二十章 刺激事与测试题

125. 第二十一章 不一般的感情加定情信物
133. 第二十二章 唐玄宗道长，李隆基天师
142. 第二十三章 再遇故人啊！原来是他呀！
149. 第二十四章 表哥沈玉寒，巨万者沈家
155. 第二十五章 问题与答案，哪个更重要？
163. 第二十六章 盲婚加哑嫁，听天由命之
169. 第二十七章 小男孩五号，谈星阅同学
175. 第二十八章 厨子南宫笙？出题考试狂
183. 第二十九章 故意否？这才是故意的！
191. 第三十章 恶人先告状，谁会怕谁啊？
200. 第三十一章 优胜要劣汰，沈家有泣玉
205. 第三十二章 白玉有微瑕，能不能得到？
210. 第三十三章 祠堂沈家内，学堂城门外
215. 第三十四章 京有兰味坊，翡翠琉璃汁
224. 第三十五章 漪澜殿有梅，母妃和皇子
229. 第三十六章 纸飞“鸡”好玩，演话剧排练
235. 第三十七章 长信宫探险，要到此一游！
243. 第三十八章 请谁由我定！话剧要反串！
249. 第三十九章 夏日宴之前，偷吃好东西
254. 第四十章 春之桃花，夏之清凉
259. 第四十一章 后悔也不行，夏侯铃夏陵
264. 第四十二章 去而复返之，祁墨打酱油
269. 第四十三章 《小龙女》上演，问题一堆堆
274. 第四十四章 谢谢你或我爱你
280. 第四十五章 姑姑，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有意的！

## 第一章 吵架伤感情，我们和好吧！

萧紫依抱着萧湛一路走回长乐宫，路上跟过来的淳风想替她抱着萧湛，都被她谢绝了。

萧湛两只小手搭在萧紫依的后背上，愣愣地想着心事。原来不是挺好的吗？他还以为姑姑是父王特意叫来的呢，结果发现好像是他理解错误。两个大人的关系好像更加复杂了，小姑姑方才居然禁止他以后去父王那里了。

怎么可能……怎么回事……

萧紫依一路上紧绷着脸，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怒气，以免吓着湛儿。

一个父亲，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儿子忘记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的事情。

她还以为，萧景阳变了，他决心放弃一切，努力做个好父亲。原来一直他都没把湛儿放在心上，甚至有可能只是把湛儿当成取得权力的工具。

她越想心越冷。

萧紫依踏进长乐宫时，远远地就看见如兰和小云渲站在永宁殿的殿门前张望。见她抱着萧湛回来，小云渲立刻迈开小腿蹬蹬地跑下台阶。

“怎么还没睡？”就算心中再生气，面对着小孩子天真的小脸，萧紫依还是放柔了表情，温柔地说道。

“怎么可能睡得着？”李云渲理所当然地说道。她仰起头看着在萧紫依肩头上的萧湛，小嘴抿成一条直线，不安地问道，“公主姐姐，湛儿没事吧？”

萧紫依看了眼已经趴在她肩上睡着了萧湛，浅笑道：“没事，他已经睡着了，今天在这里住一晚。小云渲你先去睡吧，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再决定去哪里玩。”

李云渲点了点头，被如兰牵着手走进永宁殿。

萧紫依叹了口气，抱着萧湛到了她的房间。直到把这个小宝贝放在床上，他还睡得

很香，萧紫依揉了揉酸麻的手，心想就算是四岁的小孩子也是很沉的。也亏得她一路上一口气就这么抱着他回来的。

看着熟睡中可爱极了的萧湛，萧紫依忍不住伸出手碰了碰他吹弹可破的小脸蛋。

当个孩子多幸福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好多事都不懂，一天只要吃得好玩得开心就可以幸福好久，真是舒服。

不过幸亏湛儿没发现他是被他的父皇遗忘了，否则这该对他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小心翼翼地把被子盖在萧湛的身上，萧紫依怕惊醒了他，所以只是给他脱掉了鞋子。

“公主。”如兰这时候在门旁轻声唤道。

萧紫依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再次把被子给萧湛掖好，这才起身走到外厅，轻声问道：“什么事？”

“公主，太子殿下下来了，就在外面。”如兰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很少见公主如此严肃的表情，尤其在听到太子两个字之后脸色就更加难看。

“小云渲呢？睡了吗？”萧紫依先不管萧景阳，开口就先问小云渲的情况。

“嗯，小云渲自己很乖地去睡了。”如兰规规矩矩地说道，不敢在萧紫依的气头上说什么废话。

萧紫依往门外看了一眼，看到庭院里那道颀长的身影，不禁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公主……”如兰怯怯地提醒道。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让太子殿下站在院子里吹冷风吧……

“你先下去吧，我不想让人打扰。”萧紫依淡淡说道，打算给这个未来的皇帝一些颜面，不让下人看到他被她教教的场面。

如兰乖乖地退了出去，还体贴地把外面的大门关好。

萧景阳见她终于肯见他了，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萧紫依走到她寝宫旁边延伸出来的那个小花园内，看着月光下萧景阳渐渐从阴影里走了出来，连带着他面上那种心急如焚的表情也显现了出来。

“紫依，湛儿呢？他怎么样了？”萧景阳紧皱眉头地问道，漂亮的一双长眉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满眼眸里都写满了悔恨。

萧紫依冷着脸，淡淡道：“湛儿已经睡着了，太子殿下也请回去歇息吧。”

萧景阳听到萧紫依生疏的称呼不禁一愣，这才注意到她冷冰冰的神情，苦笑道：“紫依，皇兄错了。我可以解释。”

“我不需要你的解释。也不想听。”萧紫依压低了声音冷淡地说道，还有什么理

由，能让一个父亲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呢？

萧景阳知道她是怕吵醒了屋内的萧湛，也跟着压低了声音道：“紫依，虽然你和我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皇兄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这次真的是无心之举啊。”萧景阳几乎从未向人道过歉，所以言辞笨拙，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挽回自己的过错。

“就是因为无心之举才更令人伤心。”萧紫依把唇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道，“那就说明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湛儿。”

萧景阳为难地看着她，不想说出真实的原因。难道说他正在想是否可能把她娶到手，做贼心虚以至把之前的事全部抛之脑后，其中包括了正在和湛儿玩捉迷藏的事。

萧紫依眼见萧景阳这副模样，便气不打一处来，转身就想离去。

萧景阳自然不肯让她就这么走了，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臂，沉声道：“紫依，今晚我第一次把湛儿抱在了怀里。第一次，是自从他出生以来的第一次。”

萧紫依一怔，她面对的地方正好是她的房间。那个发出昏暗灯光的房间里，湛儿就在里面沉入梦乡。她仿佛都可以透过墙壁看到他可爱的睡颜。

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为什么他的父亲告诉她，他今天才头一次拥抱儿子？

萧紫依突然醒悟到，也许她还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萧景阳之前并不是因为很忙而刻意冷落自己的儿子，其中大概有什么她所不知道的原因。

“为什么？”萧紫依缓缓问道。直到话说了出来，她才发觉自己的嗓子已经紧张得干涸到嘶哑。她有预感，这个原因，肯定是萧景阳一直不肯说出口的。

一直对别人说不出口的。

萧景阳见萧紫依停下了脚步，松了口气，顺着她的视线望向萧湛睡着的房间，良久才轻叹道：“紫依，父皇有十个公主，为什么单单就对你这么好，你可想过吗？”

萧紫依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把事情扯到她身上来了，抽回仍然被握在他掌心的手腕，她淡淡地吐出四个字道：“因为我娘。”

这个问题不是显而易见吗？但是她不觉得皇帝对她有多么特别，充其量只不过就是给了她一个很大的住所让她居住而已。相对的，她倒是觉得她这个皇兄对她很好很好，甚至要比对湛儿还在乎……

“是的，因为芸姨，父皇才对你很特别。你很像她，不论性子还是容貌，都很像。”萧景阳充满回忆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语气里包含着的深厚感情让萧紫依一怔。

来不及让她思索，萧景阳继续缓缓道：“说起来，当年我和芸姨的关系，倒是与紫依你现在和湛儿的相处差不多。”

“我和湛儿？”萧紫依不由得喃喃地重复着。也是，这样算起来，她的娘亲死的时



候，萧景阳也不过是十一岁。

“是的，芸姨是后宫里当时公认的学识渊博者，毕竟她曾是大周朝最年轻的状元，也是唯一一个女状元。”萧景阳充满敬仰地说道，“我在湛儿这么小的时候，就经常往芸姨那里跑。也许是我能从芸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也许是我母后太过于压抑，父皇默许了我这个举动。可以说，我是芸姨一手带大的。”

萧紫依静静地听着，呆呆地看着院子里的柳树轻轻地随着晚风起舞。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芸姨入宫之后，几年后才有了你，虽然不是男孩，但是你绝对是宫里面最受宠的公主。父皇和芸姨都视你为珍宝，我也是。”萧景阳看着萧紫依颈后的碎发，想到当年那个流着口水在他身后跑的小女孩，内心感叹时间过得真快。他整理了一下心情，尽量用最平静的语气说道，“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芸姨死后，父皇虽然悲痛，可是心中存在的不过也就是对你的亏欠。实际上最受打击的……是我。”

萧紫依深吸一口气，感同身受。她从来不知道，萧景阳居然是把沈芸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来看待。

“然后呢？”萧紫依终于忍不住出声问道。她很感激萧景阳对她敞开心扉说的这些话，可是这并不代表她能原谅他今晚对湛儿做的事。

“然后？呵呵，然后……”萧景阳苦笑了两声，“芸姨的去世是对我来说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把自已关在屋子里，不想见任何人。这样足足过了两个月，父皇才终于意识到他帝国的继承人貌似不是那么的称职。在母后的建议下，把中书令家的独生女嫁给了我。”

萧紫依倒抽一口凉气，她刚才算的，萧景阳那时候也才十一岁而已。

结婚？

晕厥！完完全全地残害祖国花朵！

见萧紫依转过身来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早就知道她有这种反应的萧景阳苦笑道：“是，当时我才十一岁，我的太子妃也不过才十岁。都是宫里的道士说我是被鬼魔住了，算遍朝中官员所有适龄女童，只有娴儿她八字和我最和，建议冲喜。”

萧紫依把萧景阳唇边的苦涩笑容看得一清二楚。她从未看过如此脆弱的他，忍不住替他不能说出口的话柔声说了出来：“她为了生湛儿去世了，你是因为这点，才不敢去抱湛儿吗？”

她想起来，她的皇兄在太子妃逝去之后，再也没娶任何人。原来她还以为是为了不影响到湛儿的地位，谁知道是因为他那么地爱着他的太子妃。萧紫依心中对萧景阳的

厌恶去了几分，但是还是皱眉不满道：“就算你再爱着你的太子妃，也不能迁怒湛儿啊？”她说到最后，把声音压得低得不能再低了，生怕在屋里的湛儿能听到。

萧景阳摇摇头，一双和萧湛一样美丽的眼睛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盖住了眼眸，也挡住了里面的脆弱，颓然道：“我和娴儿说不上是互相爱慕，被强迫同住一室，甚至开始的时候还互相憎恨。我只是……芸姨也走了，娴儿也走了，我只是不想再有人在我面前死去了。”

萧紫依心头一酸，没想到这个男人的内心会是那么的柔软。就算在现代，女人怀孕生孩子也是一件搏命的事，更不用提在古代这种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地方了。萧景阳没有再娶，是不想再有人为了怀上他的孩子而遭遇不测吧。

“所以，我一见到湛儿，就无法克制地想起那个充满血腥味的产房，无法忘记娴儿那苍白的面容……”萧景阳断断续续地说道，努力地维持着表面上的冷静。

萧紫依注意到他垂在身侧的手都在微微颤抖，终于心软地伸出手去牢牢握住。“别想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湛儿的错。要怪，就怪……上天吧。”萧紫依轻叹道，知道整个这件事，也许怪的并不是那个无辜的老天。算起来湛儿的母妃生湛儿的时候也不过是十六岁，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可能生育没有危险？

但是事情已经造成了，他心里的阴影已经存在，湛儿没有母亲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只能仰起头去面对。

萧景阳借着萧紫依手上的温暖，平静了一会儿，才缓缓地接着说道：“我今天头一次抱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之前错过了多少，所以当湛儿提出玩捉迷藏的时候，根本回不过神。而这时城门的守卫传来消息，说我五弟回京了，我惊喜之下，居然忘记了湛儿……”萧景阳紧张地看着萧紫依面上的反应，他虽然说的全是心里话，但是却隐藏了心中最大的理由。

他想让面前的她成为他的太子妃。

虽然只是随口答应湛儿的一句玩笑话，但是在今晚看到她如此回护湛儿，萧景阳不禁在心底默默地问自己，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

紫依她并不是父皇的孩子，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他相信多年前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在那么美丽的夕阳下，他的芸姨投向的是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他相信父皇心里也有数，毕竟他的父皇是那么的神通广大，所以才对紫依只有照顾之情，平日并无多少亲近之意。

也许，也许这就是当年芸姨去世的真正原因……

萧景阳头发冷，那种冷意硬生生地让他自己凭空打了个寒战。看着萧紫依清澈透

明的双眸，萧景阳深吸一口气。

不，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让她知道。

先暂时别让她知道。

萧紫依感到她原来握住萧景阳的手，已经变成他反过来握住她的了。这男人……算了吧，看在他这么紧张他儿子的份上；这次就原谅他吧。毕竟他是湛儿的父王，让他明白忽略自己孩子是不对的这个道理，就够了。

没办法，听方才他的话，她都可以理解他的彷徨。在自己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和母亲一样的芸姨就这么去了。在自己还未准备好有另一半的时候，父皇就给他安排好了。在自己仍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突然有了湛儿。

他的一生，都在别人的安排下按部就班地前进着，虽然贵为当朝太子，将来这个辉煌的王朝都会在他的统治之下，但是现在的他，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人。

或者弄不好以后也会一直这么可怜，直到可悲。

萧紫依感受得到萧景阳灼灼的目光紧盯着她，承受不住地闭了闭眼睛。她又了解了他一些，这个男人并不是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坚强那么从容，却让她像心疼湛儿一样不忍再苛责于他。

“好吧，今晚的事我就当作没发生过。”萧紫依终于心软地说道，她就是这么容易倒戈啊，鄙视自己。

萧景阳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还真不知道，若是萧紫依的口中说出的是拒绝的话，那他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挽救他的过失。他刚才还很恐怖地想到，若紫依不是父皇的孩子，那也就说得通为什么这些年都没有找到她。根本就是父皇没想找。

而他多此一举地把她找到，带回了宫里，难不成刺杀紫依的幕后黑手居然是父皇不成？毕竟紫依的存在也算是父皇人生的一个污点……不能再凭空想下去了，这些事他要暗地里慢慢调查。

“母后那边我没多说，只是派人去请示了一下，说湛儿今晚就在我这里睡了。”萧紫依轻叹道，她在最生气的时候，也不忘留给萧景阳解释的余地。看来她在潜意识里就算是他做错了，也会给他机会不把事情闹大。

“湛儿他……”萧景阳的俊颜轻松了没几秒钟，转瞬间又爬满了紧张。他的湛儿会怎么看待他？好不容易他们父子才敞开心扉，他不想那张可爱的小脸以后见到他的时候，露出那种失望的表情。

萧紫依甩开他的手，揉了揉因为他紧张得大力握着她发痛的手指，没好气地说道：“放心，湛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以为是你找不到他了，特意请我过去的。”

小孩子都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但是一想到湛儿自己在那么黑暗冰冷的柜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萧紫依的脸色不禁又冷了起来。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保证。”萧景阳直视着萧紫依，很认真地正色道。

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工具，重要的是说的人有没有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在莹莹的月光下，萧紫依清清楚楚地看到萧景阳眼眸中的悔意，无奈地叹气道：“算了，刚才就说原谅你了。以后我不提了。”总是纠缠一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回事，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就行了。

喏，好像教育小孩子就是这么教育的：一、让他知道自己犯错误的严重后果。二、让他反省自己的错误。三、让他保证从不再犯。

好吧，就当她的皇兄是个大号的湛儿。萧紫依看了眼确实是和湛儿一模一样的萧景阳，心情好了不少。“你先回去吧，湛儿今天在我这里睡。”

萧景阳抬头看着微微透着昏暗灯光的窗户，轻声请求道：“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萧紫依看着他那生怕她拒绝的紧张模样，无奈摇头地笑道：“去吧，别待太长时间，也别吵醒了他。我先出去了。”

萧景阳朝她点了点头，迈开脚步便朝内室走去。萧紫依回头看着他的背影，突然醒悟到他要进的是她的闺房。不过，反正他们是兄妹，就算晚上独处了这么久，也不怕有人讲闲话。

萧紫依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窗户，转身走出自己的寝宫，来到永宁殿的大厅。发现若竹和如兰两人都在等着她。

“公主，已经禀报了皇后娘娘。她没问什么，只是脸色有些不好看。”若竹垂首禀报道。

“无妨，小孩子爱玩不算什么的。”萧紫依知道若竹不该说的话应该不会多说，所以很放心。她和皇后之间在经历了亲蚕礼那件事之后，其实就差撕破脸皮了。皇后要是认为她只是故意把湛儿留在这里也无妨，随皇后误会去。

## 第二章 小男孩四号，阴阳异色瞳

翌日清晨，萧紫依并没有像她计划中的那样睡了一个懒觉，反而在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便醒了过来。

她并不想吵醒在她身边难得睡一个懒觉的湛儿，若竹和如兰也以为她今天会起得很晚，所以也没有过来打扰她。萧紫依一个人随便披了一件衣服走到书房，借着初升的阳光随手翻着手中的书。

她昨晚几乎一晚都没有怎么睡，满脑子都在整理着昨天从萧景阳那里听到的话。总觉得里面好像有点事情不对劲，但是她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按理说萧景阳应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了，可是她还是觉得不够。

她的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传言中那么优秀的女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呢？像是现在传说的那么优秀的男人居然是宅男一个……

萧紫依习惯性地抬起头看着案头上空着的白釉瓶，原来插在里面的桃花枝在前天终于凋谢了，被若竹清理掉了。她拿不准主意是应该把空瓶还给南宫笙，还是人家根本就没想过拿回瓶子。若竹还提议如果就这么放着，还不如插点其他的鲜花。可是萧紫依总觉得这个细长的瓶子天生就应该插着桃花枝，就让这个瓶子这么空着继续放在这吧。

南宫笙的苑子里那些开得灿烂的桃花，想必都应该凋落了吧？

“公主，原来你在这里。”若竹刚去寝宫看了一眼，发现床上只有小殿下一个人睡得香甜，连忙到处找人。

萧紫依打了个哈欠，微微有些倦意地问道：“你起来啦，正好，我还想在这里睡会儿，湛儿若是起来的话你帮忙照顾下。”

“公主，太子殿下下来了。”若竹见萧紫依说着就要走到软榻前睡下，赶忙说道。

“什么？他昨晚不是很晚才走吗？怎么又来了……”萧紫依的后背刚碰到软榻，又

无可奈何地直起身子，“这么着急就要接回湛儿吗？”

“不是，不是要来接小殿下下的。”若竹忐忑不安地说道。

“那是来做什么的？”萧紫依微微皱眉，因为她从未听到过若竹如此的语气，里面隐约掺杂了一丝恐惧。

“太子殿下……还带了一个小孩儿……”若竹断断续续地说道，像是还不敢相信方才看到的一切。

“还带了一个孩子？”萧紫依揉了揉微痛的太阳穴，不明白若竹为什么会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是谁啊？算了，还是帮我梳下头发整理下吧。不用特别正式，别让皇兄等太久了。”

若竹出奇的没有回应什么，连“是”都没有说一下，只是走到萧紫依旁边不声不响地帮她梳理着头发。

萧紫依不解地在心中画了个问号，直到见到萧景阳带来的那个小男孩的时候也没有解答。

因为那看起来，也就是个普通的小男孩，垂着头，沉默不语地站在萧景阳身边。身高大概和独孤炫差不多，但是并不是像独孤炫那么健壮，而是很纤细的模样。他身穿银白色的衣服，这微微让萧紫依有些吃惊。

在古代，至少是在她穿越到的这个时代，白衣如雪并不是很飘逸的画面，大周朝并不尚白，穿白衣的一般都是很平常的百姓。这个小孩子穿白衣不奇怪，奇怪的是萧景阳居然会带来一个穿白衣的小孩子。带来给她干吗？

萧紫依不解地看向萧景阳，她不是歧视，只是好奇身为太子的萧景阳怎么会和平民在一起，还带进宫里。

难道……是他的私生子？

萧紫依脸色立刻变得很诡异，也许这就是刚才若竹表现奇怪的原因。

萧景阳正喝着茶水，就看到萧紫依走进来呆立在前厅脸色变幻莫测。光看一眼，萧景阳就知道这丫头脑袋里面想的是是什么，连忙放下茶杯，低声和小男孩说道：“叶寻，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吃些点心。”

名唤叶寻的小男孩儿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然后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萧景阳摇了摇头，站起身示意萧紫依和他到外面的花园里说话。

萧紫依满腹狐疑地跟着他走出大殿，小声地问道：“怎么回事？那是谁？你的孩子？”

萧景阳哭笑不得地回身点了点她的额头：“这怎么可能？昨晚我不都全部交代了

吗？”

萧紫依放下心来，这个孩子看起来要比湛儿大，若是萧景阳的孩子，这宫里岂不是早就闹翻天了吗？“那是谁的？”

萧景阳看着花园里花团锦簇的美景吐出了一口气，很无奈地说道：“昨晚我五弟回来了，他也算是你的五哥，虽然不是母后所出，但是他的母妃过世之前恳求母后代为照顾的。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

萧紫依静静地听着，难道那个孩子是那个五殿下下的孩子？可是不对啊，她早就听八卦的如兰说过，五殿下还未成亲，四海为家到处游走。难不成是私生子？

不过这次她可不敢问出口了，竖起耳朵努力地听八卦。

萧景阳仰首望向远处，深有感触地说道：“这次五弟去的地方是突厥，其实是我拜托他去的。不过这原因你别和父皇讲，若是父皇知道了，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萧紫依乖乖地点了点头，好奇心更加强烈了。

也许是昨天晚上向萧紫依倾诉完，感觉心中的枷锁松动了许多，萧景阳毫无保留地朝萧紫依全盘托出道：“我是想让五弟从突厥去找人的。”而现在萧煦把人带回来表面上只不过是巧合，并不是有意为之。但是也许父皇心底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萧景阳心有余悸地想道。

“找人？”萧紫依回过头来看看大厅里面仍然守规矩站在原地的小男孩，“不会是找他吧？”

“不是，他是个意外，并不在计划内。”萧景阳抿了抿唇，显然也是不知道会变成这样，“我想找的人是叶知秋。”

萧景阳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看着萧紫依毫无反应的神情，不禁纳闷地问道：“紫依，你不知道叶知秋是谁？”

难道这个叶知秋很有名？萧紫依一脸问号，但是在内心干笑了两声，她要是知道就怪了。

萧景阳叹了口气道：“是了，你这些年在天山，消息不灵通也是应该的。”说罢便开始详细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给萧紫依听。

萧紫依慢慢从萧景阳的叙述里整理着重点，原来他口中的叶知秋是十年前大周朝的名将，曾经率五千骑就大败突厥可汗。但是让他在全大周朝闻名的并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在最后一次战役被突厥可汗用计被困山谷之后，投降突厥的行为。

虽然在萧紫依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这里，在这个朝代，这是毫无疑问的叛国。

叶知秋在突厥待了四年之后，突厥的可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不久两人就有了孩子。现在正在大厅里面的那个小孩子就是叶知秋的儿子，叶寻。

“所以，五皇兄就这么把人带回来了，还是只带回来这个小孩子？”萧紫依其实惊奇的是她五皇兄神通广大，居然说把人带回来就带回来了。

萧景阳苦笑道：“叶先生和叶寻两人都回来了。”

萧紫依知道内情恐怕不会简单，还不知道萧景阳用多大的代价才换回的叶知秋。而且，那个称呼，“先生”这个词在古代是有很高的学识的人才能使用的。

“你想得没错，叶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萧景阳微微一笑，百感交集地仰头看了看已经完全升起的太阳，觉得有些刺眼地眯起双目，“可惜……造化弄人啊！”

怪不得之前他提起过他的老师时，表情有些落寞，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回来，其实还不如在那边过一辈子呢……”萧紫依轻声地感慨道。这个叶知秋的情景，和汉朝时候的李陵多相似啊。区别就是李陵终老匈奴，并未归汉一步。

萧景阳再次长叹了一口气，拍了拍萧紫依的肩膀道：“这些你就都不用管了，皇兄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萧紫依扯了扯嘴角，悻悻地问道：“不会是要把这孩子也放在我这里吧？”

“紫依真聪明！是啊，几天前你不是还跟我说，再找几个小孩子过来吗？多好，正巧就有一个。”萧景阳笑眯眯地说道。用哄小孩子的语气来哄她。

萧紫依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他父亲不是一起回来了吗？还放在我这里做什么？拆散亲人的事情有小云渲一个失误在前还不够吗？”

萧景阳尴尬地笑笑，轻咳一声低声道：“是父皇不放心……”

萧紫依疑惑地歪了歪头，看着萧景阳面上古怪至极的脸色，良久才反应过来，色变道：“你是要把他当成人质？”

萧景阳苦笑地默认了。虽然这是父皇的决定，但是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也有责任。

萧紫依无语，她这个学苑里面的小孩子还真是各种来历。一个是她想宠的皇孙殿下，一个是被迫进宫的小云渲，一个是诱拐来的南宫箫，还有一个是自己送上门的独孤炫。

现在可好，又加一个留洋回来的小朋友。好吧，实际上居然是人质。八成是没处安置他，才想到她这里有个现成的学苑，所以丢到她这来了。

萧景阳见萧紫依仍然是满脸犹豫的神情，便走到殿门口招呼着叶寻出来。

“紫依，你看了这孩子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把他托付给你了。别的人，我也不放心啊……”萧景阳把低着头的叶寻领到萧紫依面前，轻声朝他说道，“叶寻，抬起头



来，让公主看看你。”

萧紫依不解地看去，然后随着叶寻缓缓地抬起头，萧紫依也控制不住面上惊讶的神情。

怪不得方才若竹那么失常的表情，那是因为这个孩子有一双不同寻常的眼睛。

一只是普通的和别人一样的黑色，而另一只，是犹如他们头顶上那湛蓝的天空那样的颜色。